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 柳鸣九 主编

倪培耕 编选

饥饿的石头

泰戈尔中短篇小说选

〔印度〕泰戈尔 著 倪培耕 石真 译



Rabindranath Tagore



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倪培耕 编选

World Classics in Chinese Translation Series

饥饿的石头

泰戈尔中短篇小说选

[印度] 泰戈尔 著 倪培耕 石真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饥饿的石头: 泰戈尔中短篇小说选 / (印) 泰戈尔
著; 倪培耕, 石真译. --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6.7

(世界名著译文库 / 柳鸣九主编)

ISBN 978-7-5392-8710-2

I. ①饥… II. ①泰… ②倪… ③石…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印度—现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印度—现代
IV. ①I3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22262 号

饥饿的石头: 泰戈尔中短篇小说选

JI'E DE SHITOU: TAIGE'ER ZHONGDUANPIAN XIAOSHUOXUAN

[印度] 泰戈尔/著 倪培耕, 石真/译 柳鸣九/主编

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抚河北路 291 号 邮编: 330008)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690 毫米×960 毫米 16 开本 31.5 印张 字数 428 千字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92-8710-2

定价: 62.00 元

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我社调换 电话: 0791-86710427

投稿邮箱: JXJYCBS@163.com 电话: 0791-86705643

网址: <http://www.jxeph.com>

赣版权登字-02-2016-244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编委会

主 编 柳鸣九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守仁 丹 飞 史忠义 宁 瑛 冯季庆 朱 虹

刘文飞 李辉凡 陈众议 陈绍敏 罗新璋 贺鹏飞

倪培耕 高中甫 黄 梅 谭立德

主编助理 赵延召 乌尔沁 张晓强 闫富斌

目 录

密 探	倪培耕 译	1
河边的台阶	倪培耕 译	10
邮政局长	倪培耕 译	20
愚蠢的拉姆拉尔	倪培耕 译	27
达拉琼德的荣光	倪培耕 译	33
喀布尔人	倪培耕 译	40
骷 髅	倪培耕 译	49
摩哈摩耶	倪培耕 译	57
达利亚	倪培耕 译	65
金 鹿	倪培耕 译	75
素 芭	倪培耕 译	85
结 局	倪培耕 译	93
墙	倪培耕 译	112
深 夜	倪培耕 译	125
祖 父	倪培耕 译	137
饥饿的石头	倪培耕 译	147
客 人	倪培耕 译	159
泡 影	倪培耕 译	174

教 授.....	倪培耕 译	188
献 眼.....	倪培耕 译	207
丢失的宝藏.....	倪培耕 译	227
加 冕.....	倪培耕 译	244
屈 辱.....	倪培耕 译	256
因果报应.....	倪培耕 译	267
秘密财宝.....	倪培耕 译	305
拉什莫妮的孩子.....	倪培耕 译	321
连载小说.....	倪培耕 译	352
女苦行者.....	倪培耕 译	357
两姐妹.....	倪培耕 译	368
四个人.....	石真 译	421

密 探

倪培耕 译

我是警察密探。我生活就只有两个目标，一个是我的妻室，另一个是职业。起初，我们家族居住在一起，我也是其中一员；后来，我妻子在那儿总是受歧视似的，我与兄辈们发生了冲突，另立了门户。兄辈们长期以来谋职挣钱，养育我们；所以，我同妻子突然抛弃他们的庇护离去，对我来说委实是个冒险之举，这是毋庸置疑的。

不过，我内心从未丧失自信心。我坚信，正如我把漂亮女子搞到手，我也能把幸运女神控制在自己的手里。在这世上，我，朋达·默希姆琼德将不会落在任何人的后面。

我轻而易举地进入警察部门；末了，没有多久就谋取了密探职务。

正如油烟从光亮的灯火中逸出，忌妒和猜疑之黑点也从我妻子之爱中滋生。不过，它对我工作没有任何损害。事情是这样的，我因着密探工作，遐迩闻名。在这种密探事务里，考虑时间规定与否，决不会心想事成的；反而不确定时间和地点，事事亨通。由此我妻子的猜疑本性更加难以克制。她经常恫吓我，叫喊道：“你这样没有时间到处游晃，脚不沾家，偶尔与我相见，难道你不对我产生怀疑？”

我答道：“猜疑不是我们的职业，所以我至少不会把它带进家里。”

妻子说：“猜疑也不是我的职业，可是我的天性，你若少许给我猜疑的理由，我由此什么都能干得出来的。”

“我要在密探行当里成为最优秀分子，我要树立自己的威名。”——这是我坚定的誓言。只要获得有关密探方面的研究报告或小说之类的东西，我统统加以研读。但是，阅读之后我内心更增添不满和烦恼的

情绪，因为我国的犯罪分子胆小如鼠，愚蠢如驴。他们缺乏犯罪的知识窍门，他们极端老实纯朴，他们没有难以捉摸的和难以理解的举止；倘若他们有诡秘多端的劣迹，像我们那般聪明热情的密探，至少可以获得提高知名度的好“机缘”。我国杀人凶手在任何情况下不可能强迫自己内心存有杀人流血的极端冲动；骗子撒下罗网，他们会使自己从头到脚陷落进去，他们没有一星半点的欺骗本领，能使自己从罪孽中挣脱出来，逃之夭夭。说真的，在如此无生气的国度里，做密探工作，既无乐趣又无自豪可言。

我不费吹灰之力逮住了加尔各答的马尔瓦拉赌徒骗子。我多次无奈地自言自语：“哎，罪犯们，消灭别人是有德行的行家的工作！像你们那样的无能蠢人应该进行文明的修炼。”而当抓住了杀人凶手，我内心又说：“喂，蠢驴，难道英国政府的绞刑架是为像你们那般缺乏自豪感的生命而设置的？你们既没有崇高的理想力量，又缺乏坚强的自我节制！你们那些废物依靠什么力量愚蠢地成为杀人凶犯！”

我用想象的目光遥望着坐落在伦敦和巴黎比肩接踵的王家大道，两侧的鳞次栉比的摩天大厦触接着因着寒风吹刮而惊慌不安的天际；那当儿我不禁毛骨悚然，暗自思忖：“人流、工作流、节日流，夜以继日地从这些摩天大楼，从大街小巷中流淌出来，同样，一股血腥的诈骗、黑污的罪恶潮流也在自己的河道里，淙淙奔腾着。就在它旁边，欧洲社会特有的惊奇和文明正获得了如此远大的发展前景！而这里还有我们的加尔各答城市，大街小巷、家家户户，进行着日常家务，吃喝玩乐、考试攻读、纸牌掷骰、夫妻吵架、兄弟争闹、官司审判等活动，除外就没有什么文明辉煌的礼仪活动了。”我朝任何一家屋宇望去，永远也不会产生这样的念头：在这个家的角隅里一个妖魔隐藏着自己的黑心蛋。

我经常巡回在大街小巷，仔细地察看行人的脸色和举止模样。发现某人表情姿态里有任何异样的表情，我一般会尾随他：探听他们姓甚名谁，住址方位。末了，我往往沮丧地发现，他们除了是没有任何劣迹的好人外，什么也不是，弄得我大失所望。甚至他们的亲朋好友

也提不出反对他们的虚假罪恶证据，抑或诬告他们。行人中有一位看上去是一个大坏蛋，我一看到他就断定，这个人刚刚从事了可怖的作案活动，为了蒙骗同行的眼睛，异常巧妙地乔装打扮，逃之夭夭。我穷追不舍，终于探听到，这个可怜家伙是领取助学金的一位学者，刚教完学生的课，正往家赶。此时，我又胡思乱想，这些人若生活在其他国度里，一定会成为著名的盗贼。只有我们国家是那么不幸，由于缺乏起码的生活能力和起码的男子气，这些可怜虫整整一生进行教学工作，年老获得一些养老金，最后凄苦地死去。我经过巨大努力，使出浑身解数搜寻，我对上述学者的无私和纯朴产生极其深刻的不信任，但他竟连一只小碟小罐都没有偷过。

一日，晚上七点半到八点钟光景。我在自己住宅附近发现，一个人站在煤气灯下，我莫名地冲动起来。他就在一个地方转来兜去。见到那个情景，我毫不迟疑断定，他肯定在从事某桩秘密的阴谋勾当。我躲在黑暗之中，异常清晰地观察到他的长相，年纪不大，身材匀称，长得英俊。我暗自思忖，这是从事阴谋勾当的最好时机，他的脸色也完全符合盗贼模样。因为我经常见到这种情况，他们的脸色最适宜充当反面角色，他们想从中逃脱全部罪行。做了好事，他们会获得恶果；做了坏事，获得成果对他们来说也是于事无补的。我发现，孩子的脸孔就是他最大英雄气概的显示，我从内心久久赞扬它。我内心说，当能把上帝赋予的最大便利投入到工作中去时，他就应获得赞扬；那时我也将夸奖说，妙极了！

我从黑幕中走出来，走到他跟前，在他背上拍了一巴掌，说：“请问运气可佳？”那时刻他异常吃惊，脸色刷白。我随即说：“请原谅，我犯了错误，我明白……”

其实，我并没有犯什么错误，我所明白的就是那样。但他不该如此大为惊慌失措，我为此感到痛楚。他应该管辖住他自己的身体，但罪犯难以获得优秀的完美理想，优秀盗贼的本性也是吝啬的。

我又从他眼皮下消失了。但我发现，他离开煤气灯走了，我赶忙尾随他。他走着走着，突然钻进了爱神公园，走到湖畔，仰面躺在草

地上。我思忖，他绞尽脑汁所挑选的地方原来是这里！不管是煤气灯下的人行道，还是公园湖畔的青草地！倘若还有谁怀疑的话，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说，男孩为使情人的圆脸镂刻在黑暗天空上，正修正黑半月夜晚的缺陷。我还要多赘述，那个男孩对我内心越发具有吸引力。

我经过许多调查，打听到他的家即他个人宿舍，这人名叫孟默塔古玛尔。他在学院念书，考试落榜后，暑期到处游荡。他宿舍的同窗孩子大都回各自家乡。漫长的假期里，所有学生都离开学校宿舍跑回自己家，但天晓得，哪个恶劣行星纠缠住他，不给他假期。我决心，不管情况如何，我一定要探听到那个恶劣行星的下落。

我也打扮成学生模样，潜入宿舍。头天，我与他照面时，真不知道他如何盯着我的脸捉摸。我仿佛觉得，他感到十分吃惊，猜揣我内心的想法。我完全明白了：对，他们就是适合猎人捕获的猎物！用直接方式不能马上把他制伏住。

但有趣的是，当我想象他禁锢在爱的束缚里，他在被捕获里没有丝毫踌躇。不过，我猜度，他也以敏锐目光观察我，渴望了解我。人的性格具有如此永恒谨慎警觉的好奇心，这可是行家的象征。在如此小的年龄里具有此等“机敏灵巧”，我不禁暗自高兴。

我思量，现在一位美姐应该来我们中间。没有靓女，打开这位非同凡响的、过熟狡黠的孩子心扉，是异常困难的。

一天，我吞吞吐吐地对他说：“朋友，今日我想对你诉说一下心里话，有位姑娘我十分喜欢，但她不喜欢我。”

起初，他有些吃惊，然后紧盯着我的脸，笑吟吟说：“这不是什么不幸的事儿。酷爱玩笑的造物主为这种类型的玩笑游戏，制造了男女之间的差异。”

我说：“我想从你那儿获取帮助和建议。”

他爽快地应允了。

我虚构了一番，叙述了许多经历。他专致且好奇地洗耳恭听着，但没有多插一句话。我心想，将心比心，他定会打开自己心扉，诉说与哪位女同窗的浪漫爱情，尤其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爱情逸事。这样，

我与他的友谊将会日益加深，这个友谊将以极快速度向前发展。但在眼前的战场上没见它的任何踪迹，孟默塔比此前更加保持沉默；与此同时，我仿佛觉得，他把我的话编织在自己的心窝里。于是，我对男孩越发崇敬得毫无边际了。

现在，孟默塔每天紧闭门扇，干着一些什么秘密勾当，他的阴谋如何进行？扩展到何等程度？我一无所知。毋庸置疑，爱情阴谋是肯定会朝前发展的。一见到他的脸色，就可猜度到他陷入一种不可自拔的深深泥坑里。现在，事情该到瓜熟蒂落的时候了。我复制了一把钥匙，打开了他的书桌抽屉，我从中缴获了一本异常晦涩的诗集本子、学院讲课的笔记本和普通家信，除此以外就一无所获了。从家信中获悉，每封家信催促他回家。然而，他始终没有起程。究竟怎么回事？肯定有某种特殊的原因。倘若他拥有正确理由，我就可担保，哪天聊天时准能揭开它的秘密，但事由完全出人意料。这样，我对那男孩的好奇心更是无以复加。那个非社会人群在天国里从底部摇曳伟大人类社会，这位男孩就是广布于那个世界的一支十分古老且伟大的民族中一员。他可不是学校的普通生，他是闲游在世界胸脯上的毁灭之神的同路人，戴着现时代眼镜，打扮成单纯的学生模样，在学院念书。倘若他穿上湿婆神服饰，那他的湿婆模样不会引起我的恐惧。说真的，我会对他更加虔诚崇敬。

最后，我不得不求助于婀娜多姿的美女，享用警察薪俸的赫利默蒂成为我的助手。我告诉孟默塔，我是这位美貌绝伦的赫利默蒂的可怜情人。数日来，我携带着赫利默蒂和他来到公园的湖畔，一起坐在绿茵上，用激动不能自制的语调说：“你是月亮，你是月光。”一次次诵念诗篇；而赫利默蒂时而从内心流露爱意，时而从外表卖弄风情，暗示她自己已把心托付给孟默塔。但是，没有产生所期望的效果。孟默塔离得远远的，带着惊奇的目光看着这一切。

这期间，一天晌午时分。我在他屋里发现一封撕碎的信片，我马上将纸片拾起，并仔细地一一把它们连接起来，恢复原状。我满怀着希望阅读起来。但是读的尽些前言不搭后语的破句：“今日傍晚之后，

七点躲藏起来，我在你那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寻找其余的碎片，但一无所获。

然而，我内心异常兴奋万分。正如从某地意外获得已经消亡王朝的古老生命的一根骨头，在这基础上构建生物历史的想象由于欢乐而充分活跃起来，我的情况正是那样。

我早知道今晚十点赫利默蒂要来我们这儿的事，在这期间七点发生的事从哪儿冒出来的呢？我对男孩的这种勇气和智慧佩服得五体投地。倘若你要干件不可告人的罪恶勾当，那么最好在家发生特别冲突的那天，瞄准机会干事是最为上策的。在那时人们被主要内容吸引住了，其次，发生特殊事情那天，有人故意搞秘密活动，谁也不会想到的。

突然，我心里滋生疑惑：孟默塔把对我的友谊和对赫利默蒂的爱情视作自己事业成功的手段。正因为如此，他与我们若即若离。他认为，我们的举止起到掩护他干不可告人勾当的烟幕作用。大家因此都有这个想法：他忙于对我们的利用，他不想消除这种迷惑。

现在稍许探究一下他的计谋。外乡的学生在假期里决不会置家人的请求不顾，独自待在空无一人的宿舍里。他没有特殊需要一个无人地方，谁都不会怀疑这点的。显然，我闯入他房间，破坏了他的空寂感，我带来了一个女人引起了某种新的骚乱；然而，他没有不高兴！他一丝也没有迷恋上赫利默蒂，这是千真万确的；他对我也没有特殊的兴趣。还有什么，我一次次研究他那种永远警觉的状态，获悉他对我们俩似乎越发憎恨。

他唯一的目的是，为了驱赶掉熟人，获得无人的便利；而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像赫利默蒂那样的新人安排在身边。为专注于某件事，再没有比女人更好的借口了。在这之前，孟默塔举止行为仿佛无目的，令人生疑的；我们来之后他的情况不是那样了。其实，马上思考决定这件深远的事不是轻而易举的。当发现他那种罕见的智慧，我就心驰神往了。我思忖，我们国家竟然也会产生如此老谋深算的聪慧孩子！欢乐充盈了我的心。倘若孟默塔没有其他想法，我也许会用双手把他拽过来，紧紧拥抱他。

那天，我与孟默塔一见面就说：“今天傍晚七点，我决定与你在旅馆用餐。”他听后有些惊讶，后来控制住自己情绪，说：“今天，请您原谅，多多包涵。老兄，今天我的厨房弄得很糟。”我从未见过孟默塔对在旅馆用餐不感兴趣的。今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立刻领悟，今天他内心一定给某种难以解脱的事纠缠住了。

这样，傍晚我也没有理由待在旅馆。但是那天我唠叨了半天，没有给他起身告辞的机会。孟默塔异常激动不安，他心不在焉地同意我说的每句话，也不反驳我的争辩。最后他看了一下表，怀着惶恐心情站起说：“为什么不带赫利默蒂来？”

我吃惊地说：“老弟，是是，我完全忘了！现在你做一件事，把饭菜准备好。我一定在七点半把她带到这儿来。”说罢，我起身离去。

我高兴得心花怒放。孟默塔对傍晚七点是那么渴望。其实，我的渴望胜过他。我在旅馆附近的一个地方躲藏起来，我像热恋中的情人热切地盼望别离情侣到来那个样子，不时焦急地看着钟表。黄昏的黑暗渐渐浓厚起来，街灯点亮了。那时我惊喜地看到，一顶密封的轿子进入旅馆大门。轿子里究竟是什么，一个浸透着泪水的一张面纱掩饰罪人，一出悲剧的化身，坐在几个奥利萨轿夫的肩上娇滴滴说着“啊哟”口音的美妞，如此堂而皇之地进入学院学生宿舍。一想到这个，我全身汗毛直竖，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欢乐和兴奋传播着整个身子。

我再也忍不住了，时候还没到，我立即闯进旅馆。随后，我放慢了脚步，缓缓地攀登梯子，抵达了上面。我原想躲藏起来，细察一切。但遗憾的是，我的愿望没有实现。因为孟默塔在对着楼梯的房间里低头坐着，对面坐着一位遮着面纱的女子，俩人窃窃私语着。当孟默塔突然望见我，马上走出房间对我说：“饭放在桌上，我马上去取来。”

孟默塔惊慌得简直乱了方寸，仿佛马上要昏厥倒在地上似的。我惊讶万分又心花怒放。我慌忙说：“怎么啦，身体哪儿不舒服？”他什么也没有应答。那时，我仔细地察看犹如木雕似的坐着的戴着面纱的女子，问道：“你难道与孟默塔有什么关系？”没有获得任何回答。但我看到，她与孟默塔没有什么关系，她正是我的妻子！

这之后发生了什么，大家都能猜度到。

这就是我密探生活的第一次礼赞。

数日后，我的一位密探同事对我说：“你妻子与孟默塔关系不能算违反社会习俗的。”

我无奈地说：“事情经过是这样的。我从妻子盒子里找到孟默塔的信件。”我把信件交到他手里：

我亲爱的：

许多日子之后，你兴许把不幸的孟默塔忘得一干二净。童年期间，我去外祖母家伽齐巴利，在那儿我经常去你的家，与你一块玩着各种各样的游戏。我俩的那个游戏和游戏关系，如今已断裂。你知道与否，我无法说清——曾有一段时间我打碎心灵枷锁，打开惭愧和羞涩的头脑，我表明了与你结成伉俪的决心，我为此作了巨大努力。但由于你我年龄相仿，双方长辈无论如何也不同意这门婚事。

这以后，你出嫁了。四五年我无法获悉你一丝音讯。今天才知道，你的夫婿是在警察局工作；五个月后，他调到了加尔各答这里。今天我知道了你家的地址。

我没有抱着与你相会的徒劳希望。你内心知道，我内心不会存有像一阵喧嚣潜入你家庭的幸福的阴谋。傍晚时分，我像太阳崇拜者站在你家对面的人行道上一盏煤气灯底下；而你每天晚上七点半，在自己楼上南厢房点燃了一盏煤油灯，放在窗前；在那一瞬间，你的光亮的形象在我眼前清晰明亮了起来。这就是我对你的唯一罪过。

这期间，一件偶然的事使我与你夫婿相识了，并逐渐亲密起来。我见到他的举止品格，就不难明白，你的生活并不美满。我对你没有任何的社会权力，但造物主已把你的痛苦转化成我的痛苦，它把消除那种痛苦的重担落在我的肩上。

所以，宽恕我的厚颜无耻，星期五傍晚准七点偷偷坐在公园

里，只要来我宿舍待上二十分钟，我把有关你丈夫的几桩秘事告诉你。倘若你不予置信，无法忍受，我可以提供有关证据给你看；同时，我向你提出几点建议。我向上帝起誓，希望你根据建议行事，总有一日会获得幸福。

我的动机完全是无私的，我不能这样保证说。我只消一会儿，面对面看着你，听你娓娓诉说，对你莲足抚触，将使我寒舍永远充满幸福的梦幻。我的心只存有如此愿望。倘若你不能相信我，想剥夺我这种幸福，那你写信告诉我，我将作为它的答复，把所有话写在信里给你。倘若对此信都不予置信，你可把我的信给自己夫婿看。这以后，我将把该说的话给他听。

祝你吉祥如意

孟默塔古玛尔·默久姆达尔

河边的台阶

倪培耕 译

倘若发生过的事都被镂刻在石头上，你就能在我的每一台阶上，读到许多往昔的故事。假如你想倾听旧日的故事，就请你坐到我的台阶上。只要你聚精会神，侧耳细听淙淙的流水，就会听到久远年代的许多被遗忘的故事。

我回忆起往日所发生的一桩故事。那天也是像今天这样的普通日子，差三四天就到阿斯温月^①了。

清晨，新近的冬季的和风，给刚刚苏醒的躯体注入了新的生命，树叶发出沙沙细声。

恒河涨满了水，我只有四个台阶露出水面，苏醒着。河水与陆地亲昵地拥抱在一起。芒果园林底下的河滩上长满了腰果树，河水也浸透到那里。河湾处的三堆断砖残瓦，浸泡在水中。渔船系在岸边的老槐树上，在清晨的潮水里，漂浮着，摇晃着。活泼的、充满青春活力的潮水，装腔作势，哗啦哗啦地击打着渔船的两舷，仿佛它揪着小船的两只耳朵，来回摇摆着，开着甜蜜的玩笑。

秋日晨光，映照在涨满水的恒河上。它的光色像旃蓊迦花^②那般金灿灿。如此斑斓的色彩，在其他任何晨光里都不会遇到的。和煦的阳光，也落到长在沙滩上的细长细长的芦苇上，芦花刚刚绽蕾，还没有充分绽开。

念颂着“罗摩罗摩”的船夫，解缆开船。犹如鸟儿在阳光沐浴下，

① 阿斯温月，即印历 7 月，相当于公历 9、10 月。

② 旃蓊迦花，即金香木，花白色，香气甚浓。

欢快地展翅，飞向蓝天，小小的渔船在阳光照射下，扬起布帆，驰向远方河面。这些小船宛如天鹅，遨游在碧绿的水面，又犹如鸟儿欢快地翱翔在湛蓝的天空。

帕达恰尔叶先生按时按刻提着铜罐，来河边洗澡。妇女们也三三两两结伴，来河边汲水。

这不是日久年远所发生的事。哦，你们可能觉得，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但我依然觉得，那恍然是昨天发生的事。长期以来，我总是站在一个地方，静静地窥视着，我的日子如何在与恒河激流的戏谑中，流逝而去。所以，我就感觉不到时间很长。白天的阳光和夜晚的阴影，每日投落在我的恒河上，而且每日又从恒河上消逝，什么地方都留不下它们的影儿。因此，我尽管看上去是个老态龙钟的老人，但我的心是青春的。在我多年的记忆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水草，但我的光泽却没有泯灭。对，有时偶尔一撮水草漂来，沾在我身上，旋即又被激流席卷而去。然而不能确切地说，这撮水草已荡然无存。在恒河激流抵达不到的地方，在我的一些缝隙里，长满着蔓藤或水草或树芽。它们就是我过去年代的见证者。我用温柔的网套裹住过去的年代，使它们永远碧绿、甜蜜和新鲜。恒河一天天从我身边，一个台阶一个台阶退落下去，而我也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变得愈加衰老了。

吉卡拉瓦尔迪家的那位年长者，洗完澡，披上印有罗摩字样的布衫，数着念珠，颤巍巍地赶回家。那时，她的姥姥还年轻。我依稀记得，她每天来河边玩耍，把一片芦苇叶子抛进恒河里，让它随流漂浮。在我右胳膊有一个漩涡，那片叶子不停地在那儿打转着。她放下水罐，伫立着，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过了一些日子，我发现，那个姑娘已经长大，而且带着自己女儿来河边汲水。不久，这个女儿也长大成亭亭玉立的少女。当看到女儿与女伴们相互淘气地追逐戏水，她就制止她们，开导她们应有上等人般的文明举止。每当那时，我就想起那漂浮的芦苇之舟，觉得饶有兴味。

我要叙述的故事，恐怕不会重演。我讲述一个故事，另一个故事就漂流开去。无数故事发生了，随即又消逝，它们不会久久驻足。只